

桂香春面馆与进士面

曹保明

在船厂(今吉林市)松花江岸边有个叫“东大滩”(今叫东滩)的地方,有个胡同叫“进士胡同”,胡同里有一座古香古色的衙府,人称“进士府”,而紧挨着进士府有一家面铺,小铺紧贴着人家进士府的围墙,人称“进士面铺”。

这就奇怪了,一家小小的面铺,怎敢挨着人家进士府来搭建?难道有什么奇特的来历不成?还别说,这里确实有个奇特的来历。

故事得从清光绪初年(1875年)说起,那时,河北昌黎有个叫宫宝昌的人,他家本是“贡面”世家,开着一家大面馆叫桂香春。这桂香春可有讲究,它本是中原一带出名的老字号,主要经营糕点、面食等。因其味道独美,远近近食都有一股桂花的芳香,人到近前,如同到了桂花园,所以便取“桂香春”为字号。由于昌黎靠近驿道和大运河,所以这一带的麦食都被称为“贡面”,这“桂香春”的食品品也被称为“贡面”。古语说得好,人走四方,能带着手艺,却带不走字号。这不是,就在光绪十三年(1888年),由于关内水患,淮河也发了大水,宫宝昌一家人闯关东来到吉林船厂,投奔到松花江岸边一家面馆给人家当“小打”(就是当面

师傅,干一些费力气的零活)这家面馆主打的面食是鸡汤面,因东北天寒地冻,一些远道而来的车老板、爬犁头,都愿意吃上一口热汤面,所以这家面铺便以汤面为主,生意十分红火。可是在当年,“小打”在人家面铺干杂活,当伙计,不给开“劳金”(工资),只每天给一筐鸡骨架作为工钱。

这鸡骨架本是人家面铺做白斩鸡、煮鸡剩下的“废物”,肉已被剔完,这也成为伙计的工钱,于是,宫宝昌每天从面铺下工都背着一包“鸡骨架”。路过河南街市场,能卖就卖出一些当“劳金”(工钱),卖不出便背回家给家人熬煮为食,渐渐的,他家的“鸡骨架”面条、面片出了名……

说来也巧,宫宝昌家有个邻居叫张际昌,是河北昌黎的同乡,后来,他们一同闯关东来到松花江边的船厂,当时张家有五个孩子,生活十分艰难,宫宝昌念及乡土乡情,经常接济张家,有时邀请其家到宫家的“小面铺”吃面也分文不取,这使得张家人万分感激。

在那些北风刺骨的严寒之夜,宫宝昌家的鸡骨架面煮好了,外边吃面的人排起长队。

而这时,宫宝昌特意盛出五碗,端到桌子上,又到张际昌家敲

门,说:“快,面汤好了,让孩子们趁热喝喝!”

张际昌含着眼泪,连连说:“好……好!”

于是,作为爹爹,张际昌喊起五个儿子,到宫家面铺吃面。张际昌虽然是穷汉,可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,他一边看着孩子们吃着宫家的汤面,一边含着热泪对儿子们说:“孩子们,你们吃的是什么?”

儿子们回答:“面!”

爹爹说:“儿呀,这不仅仅是面……”

儿子们都一愣,问:“那是何物?”

爹爹说:“这是情!是你宫大爷爷家的一片情啊!人家这鸡骨架是人家用血汗挣来的工资,如今喂了咱们,我们吃了这情,该咋办呢?”

儿子们大眼瞪小眼,不知怎么回答。

这时,张际昌说:“干活的,上山给我好好挖参,淘金,伐木;读书的,给我好好的读,读出个样子来!经商的,给我干出个名堂来……”

爹爹含泪说的话,儿子们也一个个含泪回答:“记下啦!”

于是,五个儿子每天都在爹爹的嘱咐之中喝下了面汤。

那时,张际昌带着家人在昌邑

定居,开荒,挖参,淘金,什么都干,但他特别重视教育。他们本来兄弟四人,大哥张光泰务农持家,供弟弟读书;二哥夭折;三哥张光远经商;五弟张光翊与张际昌的四儿子张光鼎同中秀才,后中举人(侄子张光泰之子张玉琇赴美勤工俭学,他家进士府作为吉林早期中共地下交通站,他是吉林城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)

在人类的生活中,誓言日日讲,句句记人心。

爹让儿子们不要忘记宫家对张家的患难之情,果然这在儿子们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后来,从小天天吃鸡骨架面条的张际昌的第四个儿子张光鼎高中进士,他在苏州为官,并在家乡吉林市东大滩建了进士府。可是,他怎能忘记当年的患难之交啊!

于是,就在张光鼎中了进士之后,他命家人在自家的进士府门墙旁专门辟出一处铺面,授予那时已改成“桂香春”的宫家面铺为作坊营业,所以如今在吉林市东大滩又名“东滩”的进士胡同,才有了这面铺与进士府合一的独特门面。这也成为今天吉林市船厂独特的城市一景。而这



曹保明
讲故事

个面馆,自此也以“进士面”而闻名江城。

这个独特的面馆手艺传至宫宝昌的曾孙官邦贵这一代,继续精选面粉,并通过制面艺和揉、抻、擀、擀、煮等步步考究,做出的面条、面片更加筋道爽滑;又创新调制醇厚的鸡汤汤底,搭配香酥炸鸡架,风味拌鸡架及精致点心,风味愈发出彩,引得四方食客络绎不绝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9年),吉林学政使曹广祜听闻官张两家世代手艺和亲情佳话故事,亲手为其店铺题写招牌,从此“桂香春”名号更加响亮起来,直到今天,吉林学子考前吃上一碗“桂香春”的“进士面”祈福,已成为经久不衰的民俗。

后来民间匠人常说:
学艺学艺,双手拄地,
一拜师傅,二拜情义;
捧上一碗“桂香春”,
文化遗产刻在心!

冰雪世界

高宏宇

冬季的长春是冰雪的世界。

一夜好眠,早起,拉开窗帘,不觉瞪大双眼!大地白了,屋顶白了,树尖白了,整个世界都白了。

赶紧摇醒孩子,一句“下雪了”,就把他们的抱怨,生生堵回到喉咙里去,于是,迫不及待地穿衣、戴帽,手忙脚乱地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圆球,“嘭”的一声推开门,飞了出去。重重的关门声,夹断了奶奶急急的叮嘱。

楼下早已沸腾,小区里的孩子出来了小半,那惊喜的喧嚷,就仿佛是平生第一次见到雪。有的孩子带出了宠物,那只泰迪没有穿鞋子,每踏雪一下,便急忙高高把脚抬起,在空中抖了又抖,四只频繁交替的小脚,在雪地上画出一行歪歪扭扭的梅花。小女孩胖乎乎的手套,捧起一团雪,扬向空中,雪花落到自己的脸蛋上、脖子里,凉得她吐着舌头笑。两个男孩“一言不合”就打起了雪仗,飞偏了的雪球砸到别人身上,一会工夫,就引得五六个孩子加入战斗。

爱美的姑娘,穿上最漂亮的冬装,想要留张倩影,却发现,平整的雪地早被孩子踩踏得不成模样,于是,靠着松树,调整好镜头,对着屋顶和远方,又被谁家淘小子撞落的雪花,落了满头满身,慌忙中手一抖,却留下了最具动感的影像。

保洁大爷并不急着清雪,笑呵呵地看着孩子们在雪地里撒欢。太阳升起的时候,总会有热心的小伙子,带了扫帚和雪铲,说笑着,把雪堆成小山。也总有爱玩的,领着孩子给一座座小山装上圆圆的脑袋。孩子搬出家里的小水桶、笤帚头、胡萝卜、黑葡萄和红辣椒……一会工夫,小区里就神气活现地坐了好几个胖胖的雪娃娃。不知是哪个调皮的偷出了妈妈的围脖和白纱巾,轻轻巧巧就装扮出个娇俏的雪公主。

平时不打招呼的邻居,也都亲亲热热地聊了起来。这一场大雪啊,松松散散的,却变成了无形的黏合剂,完美地弥合了小区里的人际关系。



二

如果想欣赏真正的雪,就到乡下去。白茫茫的一片,静静地铺展在平坦的田野和起伏的远山,只沿着河流的走向,若隐若现地蜿蜒着一痕灰黑色曲线。

好辽阔的一片雪野,那么纯净,那么圣洁,谁都不忍心在上边留下一个脚印。白杨树的枝干,泛着淡淡清晖,树尖上顶着点儿白雪,风一吹,摇摇欲坠的,让人禁不住担心。早晨阳光穿过树枝,穿过树杈上空空的鸟巢,落在雪地上,立刻在那一片洁白上洒下一把把亮闪闪的小星星。

乡村醒来了,低矮的房屋慢悠悠地把一缕缕炊烟抛到天上,与白云点缀的那一片蔚蓝色遥相呼应。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起来了,一会工夫,院子里的雪就被清理干净了,只留下扫帚的轻快划痕,疏疏密密的,像一首节奏明快的小诗。氤氲的水汽不断从敞开的厨房里涌出,间或夹杂着星星点点勺勺刮蹭的声音,或者一搭没一搭的细碎语音。

家家的玻璃窗上,都凝结着形态各异的好看霜花,是“小桥流水人家”,还是“深山藏古寺”,是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,还是“参差十万人家”,全看大自然的心情。

记得小时候,因为前园种满了果树,我家

窗上的霜花总是比别家更密、更美。也因为种满了果树,即使是在雪后的早晨,我家园中也会盛开满树鸟鸣。

那时村里的孩子不怕冷,红脸蛋麻土豆似的,从早到晚都在外面飞着,打雪仗,支冰车,抽冰猴……在村东水塘的冰面上,磨出镜面一样的一条长长冰道,排着长队在上边打出溜滑儿,哪怕被后边摔倒的愣小子一脚踹在脚后跟上,仰面摔倒,摔得后脑嗡嗡直响也不怕。太阳回家了,我们不回家,月亮出来了,我们也不回家,总得家里的大人喊上三五遍,或者搬出老妖精的恐吓来,孩子们才相约着明天的游戏,嘻嘻哈哈地各回各家去。

三

一夜风雪,分不清是真是梦。

清晨起来,只随意走走,懵懂的脚步就会被牵引到江边,连江的浓雾那么任性地续写着昨夜残梦。吸一口饱和水汽,干瘪了半个冬天的全副肚肠都润泽了,诗意了,张开每一个毛孔,等待一场预料之中的视觉盛宴。

那雾凇起初还带着几分处子的羞涩,只轻轻撩开晨雾

一角,露出洁白松软的一枝,毛茸茸、亮晶晶、怯生生地窥视着这朦胧世界。待天光明了,雾气散了,人们都伸胳膊蹬腿地来了,她才大方地舒展开明朗面孔。

江畔,被雾凇装点得蓬松洁白的树,排成排,连成片,烟气缭绕的,与远方尚未散尽的残雾融合得不着痕迹。少女选择披散下无数银条的柳树,指挥着手忙脚乱的男朋友,调整手机的高度和角度,再点一下屏幕确定前景和背景。老先生似乎更钟情于松树,拿出相机,掂量着角度把落满绒球的遒劲枝干放进画框。中年人在一树一树洁净的霜花中若有所思地走,该是名诗人吧?

太阳升高了,雾散尽了,满眼的晶莹璀璨!人们不知道该把目光放在哪里,哪里都银光四射,哪里都美得刺眼。树下卖冰糖葫芦冻梨冻柿子的小贩吆喝出一团团白气,忙着上班的人们,脚步快起来了,喧嚷的人声充盈着玉树琼花的世界。

苍莽纯净的自然风光已然让人应接不暇,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具特色的冰雪大世界又给城市增添了无尽春意,赏冰灯、雪雕、滑冰、滑雪,玩雪滑梯、雪地摩托,不仅是孩子们假期的娱乐,更是童心未泯的成年人放飞自我的闸门。至于那些冬天的美食,摆在大街上售卖的雪糕冻梨冻柿子冰糖葫芦,热腾腾逗引人们味蕾的小鸡炖蘑菇、杀猪烩菜,更是丰富了人们色香味俱全的温暖记忆。

在春城,冰雪不仅仅是一种天气现象,更彰显人们乐观无畏的态度,它陪伴着人们四分之一的生命,那么率性地挂在枝头,流在笔端,铺在脚下,藏于心上……

